

大学生之友丛书



出世与入世的 旅程

● 辽宁人民出版社 ● 吉林人民出版社
●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 天津人民出版社



出世与人世的彷徨

奚愉康 著

辽宁人民出版社

吉林人民出版社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天津人民出版社

1991年

56652

出世与入世的彷徨
Chushi Yu Rushi de Panghuang

吴愉康 著

辽宁人民出版社 吉林人民出版社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天津人民出版社
辽宁省新华书店发行 朝阳新华印刷厂印刷

字数：120,000 开本：787×960 1/32 印张：7.375

印数：1—10,000

1991年4月第1版

1991年4月第1次印刷

责任编辑：王大路

版式设计：王珏菲

封面设计：刘冰宇

责任校对：图英东

ISBN 7-205-01850-1/G·299

登记号：(辽)第1号 定价：3.30元

“大学生之友丛书” 出版前言

在纪念“五四”运动72周年之际，我们向亲爱的大学生、青年工作者和各界青年朋友们献上这套“大学生之友丛书”，借以表达我们三省一市出版工作者的真诚期望和美好祝愿。

“大学生之友丛书”重在“之友”这套丛书的作者和编者都是不同年代毕业的大学生，所谈论的都是当代大学生天天遇到、时时思索的有关人生观、价值观、社会观方面的问题。这套丛书的选题是经过广泛的调查研究确定的。每种书所涉及的内容和谈论的话题都来源于大学生、青年工作者和关心青年成长的老同志，应该说它来自于社会的关注也是各界朋友的希望。

这套丛书从选题的酝酿到成书，用了将近一年的时间。其间，作者写得很紧张，紧张的是几乎每部书稿都经过艰苦的修改；编辑加工得很紧张，他们带着强烈的时代使命感和历史责任感反复讨论和推敲，力争使书稿的质量更好些。所有参加这套丛书工作的人们都怀着一份深情在默

默地奉献——因为他们都有着一个难以忘怀的
大学时代，都希望自己的后来者能成长得更好。

大学时代，对于苦读向上的青少年，永远是一个绚丽而美妙的梦；对于走出校门，投身于社会实践的人们，永远是一个难忘的历程。大学时代，金色的年华。人在大学时代，风华正茂，世界观、人生观逐步形成。同少年时代相比，这时期更需要情感的交流、理性的启迪和深沉的思考，它将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一个人的人生航向。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使命，一代人有一代人必须回答的课题，一代人有一代人必须献身的事业。20世纪对于中国，是个动荡巨变的时代，几代人的前赴后继，创立了空前伟大的社会主义基业，可谓“百年风云无歇时，白了几代少年头”。如今，我们正站在世纪的岁尾，回首往事，瞻望未来，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强国的大任将落到十年内进入“而立”的一代人的肩上。他们是党和人民寄予厚望的一代，也是国际反动势力推行“和平演变”战略拼力争夺的一代。然而，人类的历史一再证明，凡顺应历史的潮流，积极投身进步的社会实践，自觉地把个人命运同整个民族和国家的命运联系起来，或成名成家，或平凡普通，历史和人民都不会忘记他们，他们的人生便是积极而有价值的。如今，跨世纪的一代青年人能具有这样的人生观、价值观，对于社会主义中国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

正是出于这样一些考虑，我们设计的这套丛书涉及了大学生活的各个方面，这20部书力求纵横交错，正视人生，气势恢宏，整体出新。从纵向上说，试图从大学生入学面临的现实谈起，到走出校园的深沉回思，进而展示一个成长的过程。从横向上说，这套丛书努力用理性和思辨的力量，针对大学生的苦闷和追求，进行情感的交流，寻找心灵的契合。这里既有历史唯物主义和当代文化学观点分析当代大学生历史使命的，也有用心理学、社会学、文化学理论分析当代大学生的心态、反思与追求的；还有用充满情趣、富有文采的笔触描绘与分析丰富多采的校园生活的。我们这样进行总体设计，试图使读者触摸到当代大学生的血肉之躯，倾听他们发自内心的呼声，体验到他们多种色调的感情，置身于他们的生活之中，与他们一起选择人生之路，共同迎接新时代的挑战。

“大学生之友丛书”是三省一市出版工作者通力合作的产物。20部书在统一的思路和设计下，各自负责本省市几部书稿的加工，于金兰同志主编《跨越世纪的一代》《心态困惑的魔圈》《出世入世的彷徨》《精神流浪的轨迹》《校园夜话的透视》5部书稿；杨占忠同志主编《寻找人生的支点》《青春迷惘的“禅定”》《我与非我的和谐》《厄洛斯的“乱箭”》《走出校园的回首》5部书稿；姜照远同志主编《旋转的人

生舞台》《校园中的流行色》《商字旗下的“伊甸园”》《学府黑色的咏叹》《入学之后的迷惘》5部书稿；李树人同志主编《自尊与尊人的互补》《天之骄子的困惑》《人生起跑点的选择》《情感世界的求索》《选择职业的艺术》5部书稿，均以本省市的人民出版社开头署名，三省一市人民出版社联合出版，并由沈阳新华印刷厂、朝阳新华印刷厂和辽宁美术印刷厂赶印出来。至于这套书能在多大程度上满足社会的关注和大学生的需要，能在多大程度上帮助大学生确立自己的人生目标，尚有待于实践的检验和读者的判断，我们诚恳地希望读者批评指正。

编写这套丛书的过程，仿佛又使我们这些人回到了大学时代——那年华、那脚印。校园的曲径树荫下，留着我们多少深情的憧憬；课堂上，可亲可敬的面孔，春蚕、蜡烛，塑造灵魂的导师的人生，都在我们心中深藏。一年一度春风绿，那桃花、桂花、迎春花；那松、那柳、那花丛，还记得我们这些乌丝添白发的弟子吗？

然而，那个时代毕竟离我们越来越远了。今天的大学生活同那个时代有了很大的不同。但有一点是共同的，那就是大学的校园是青春永驻的，那青春永远属于我们的民族，属于我们的人民。

“大学生之友丛书”编委会

1991年4月15日于沈阳

引言：走过我自己

我端坐在窗前的写字台旁已经很久很久，这本书应该怎样写也缠绕了我很久很久了。我眺望着窗外月色银辉的天宇，感受着这校园独有的宁谧与安祥。突然，学校所有的灯光全都熄灭了。无疑，这是一次偶然的线路故障造成的。于是，一阵疯狂的喧嚣在我台灯熄灭的同时，掠过校园的上空。对面的学生宿舍里顿时象油锅一样沸腾起来了：狂呼乱吼的、敲击脸盆的、跺地板的、唱“妹妹你大胆往前走”的，往楼下水泥地扔瓶子的，摔砸暖瓶的……；后面的女生宿舍也不甘落后，向那些趁夜幕往她们楼面乱照手电的男生们大唱“他妈的”之歌，歌声嘹亮，响彻云霄。学校一下子仿佛陷入了天崩地塌前的疯狂骚乱中了。约十分钟后，学校又复归“光明”，大概线路故障已经排除。这时，校园又在须臾间复归阒然，留下的只是隐隐中的天籁。温和的黑夜，使学生宿舍的每一缕白炽灯光耀眼明晰，也

使月色般宁静的莘莘学子的凝神于书本，托腮而沉思的姿态更加高雅楚楚、穆然端庄。

他们就是这样一代人。我们称他们为中国最年轻的一代知识分子。其实，我们更应该称他们为中国活得最为真实的一代人。谁能象他们在短短的几分钟内，跨越几个心理阈限，进而展现自己的全部心理真实？

我们谁也不能否认这样一个事实：我们任何人如果要窥探中国青年知识分子的心灵与意识构造，我们首先必须走进大学校园里去。那里，有一片神秘的森林。或许，我第二次走回到大学校园，那经历过的无数的难忘的日日夜夜是促使我写这本书的根本原因吧！

1979年，我作为粉碎“四人帮”后的第三届学生在大学生活了四年。1988年我又回到了大学校园（读文学艺术研究生）。我蓦然发现自己来到了另一个世界。学校的广告栏上每天在更换着讲座名称，而讲座更多的是指导怎样化妆、怎样练气功、怎样谈恋爱、怎样对待贞操之类的生活课题。学生比以前更漂亮了，清一色的中山装或军装系列已经为牛仔系列、蜡染系列、茄克系列、超短裙系列所置换；偶尔一件中山装，常常会引得喜欢夸张的女大学生的“啧啧”称奇声。当我向他们述说八十年代初大学里的恋爱趣

闻时，他们仿佛在听着中世纪的传奇故事。他们可以在学校的任何一个地方、任何一个时间吻着自己恋人的额头。但是，我找不到他们具有我们当时的那种自足感、得意感、矜持感；相反，我看到了他们充盈的失落感，沮丧感、自卑感。我迷惘了。

我们落伍了，抑或他们退化了？我自以为是地这样思索着。渐渐地，我明白了，我们没有落伍，他们也没有退化。中国的这十年，改变、重铸了一代知识分子，但是，这一代是极为浓缩的一代，人类将几十年，乃至更长时间内的智慧赋予了这一代知识分子的身上；同时，这一代又肩荷着几千年的沉痾。我和他们依然构成在一个社会有机体内，我和他们一起拥有生命，一起拥有世界。

因此，这本书是为比我年轻，也为比我年长，或与我同龄的中国知识分子而写的；同时，我特别愿意将此书奉献给正在就读的大学生们。当我在写此书时，我毕竟还是一个学生，虽然已年届三十。

我并不讳言，我将在本书中对一些大学生的精神现象、生活现象略有微词与些许不恭，但是，当我将批判的锋刃一面对着你们的时候，另一面也对准了我自己。而且，我首先面对的是自

已颤抖的、流血的心扉。

我相信自己的热血与你们流淌的一样沸腾；
我相信自己的良心与你们跳动的一样剧烈；
我曾经与你们一起站在圆明园废墟的晚霞里，去感受历史的悲凉与惨痛；

我也曾经与你们一起沿着黄河去追逐泥沙的漩涡，浊浪的翻腾，最后，我们面对黄土高坡又唱起了一首悲苦而又寂寥的现实的歌；

而且，我们在同一片阳光下追逐嬉戏时，一起苦吟沉唱“一场游戏一场梦”，尔后，我们站在一座耸立在现代化都市边缘的摩天大楼上一起高歌：“我们的未来不是梦，我认真地过每一分钟”。

我们矛盾地生活在这个世界上，或许这个世界有太多的“悖论场”，也可能这个悖论就生活在我们自己的肉躯与灵魂之中，或许，我们与我们所生活着的这个世界本身就是一个“悖论”，一个二律背反。

我们拥有太多的思想，也拥有数不清的斯芬克斯之谜，于是，我们在思索与不思索之间徘徊；我们拥有金色的白昼，也有着玄黑的夜晚，于是，我们在金色与黑色相交替相融合的黎明或傍晚散步；我们一无所有，我们又肩荷着未来的沉重；我们想逃避未来，我们又无法割裂昨天；

我们虽没有品尝过老年滋味，但我们又仿佛阅遍人间苍桑；我们的生命还是一个初升的太阳，但我们的心灵已被一道道晚霞划出道道的伤痕；我们的力量是初喷的火山，但我们的耐力已经是一个疲惫的猎人；我们拥有的哲学像古希腊一样古老，但我们的选择像髫龄幼童一样天真；我们总迎着光明走去，但往往又走到光明的背后；我们憧憬田园山庄的自然脱俗与灵韵逸神，但我们还是摆脱不了现代都市的熙熙攘攘与轰轰烈烈……于是，我们总是在“出世”的时候提到“入世”，在“入世”的时候又想到了“出世”。我们选择，我们又别无选择；我们别无选择，但我们又不得不选择。彷徨像一个魔鬼一样缠绕住了我们。或许，我们最终只能选择彷徨？

回答是否定的。或许，我们还无法摆脱现实生活中的种种彷徨与悖论缠绕，但我们必须试图抛弃它。康德发现了这个摇来晃去的“钟摆”，而他为目的论的哲学驱使，又使他欣赏这个“钟摆”，但我们应该让它停止摆动，至少让它相对稳定下来。生活确实蕴含着无数的可能性，我们有时面对的选择又太多太多，这就像哈姆雷特唠唠叨叨：“To Be Or Not To Be”（生还是死）一样。选择有时是过于艰难了一些，但我们又必须去选择。

如果只有一种选择，我们就只能选择“入世”。

毋庸讳言，我是一个积极的“入世”主义者。我并不否认自己一生中有过多次的“出世”的强烈冲动。一个阴雨霏霏的仲秋的下午，我来到上海的玉佛寺，我被僧人道士的淡泊寡欲所感动，我在缕缕香火中仿佛看到了生活的背面是什么颜色，于是，我想在晨钟暮鼓声中去呼吸自己的生命，这时我所爱的恋人轻轻地拉了一下我的衣角，顿时我醒悟了生活本来应该有的颜色。数年前一个初秋的傍晚，我信步走在刚刚收割完的田野上。这是我大学毕业后最痛苦的一个傍晚。我走在夕阳如血的天际，缠绵于生活中的种种不公正，我的心在流血，流得比西边的残阳更红更烈。在这黄昏的天宇下，一两只昏昏的乌鸦呼啸着穿过光秃的一垅田埂，我仿佛看到了一座座壮丽的坟莹在我眼前隆起、铺展。我突然有了这样的奇想：死或许是一个美丽的故事？这时一条硕大的狼狗在我眼前一闪而过，我被它的咆哮镇住了。我想，生活在这个世界上难道不应该耐住苦痛耐住寂寞而一往无前，执著地追求目标吗？其实，每一个人一生中像我这样的经历又何止二、三？何况，我们又生活在青春年华里，一个多事多愁的季节里，偶尔的一次风浪波折，偶尔的一

次失恋，偶尔的一次落寞，都会使我们感慨万千、心动难抑的。我们在有意无意中都会陡然发现，我们面前还存有一条“出世”之道，已经在我们脚下悄悄展开。但是，人的生命过程不就是在充满荆棘的道路上的执著与痴迷吗？我们生活不就是在“出世”与“入世”中彷徨吗？

这里，有必要对“出世”加以界说。无疑，自等死径或削发为僧是一种“出世”，但那不过是对“出世”的一种狭义的理解。我们的这本书不是写给业已无法沟通信息的已故之人和除五谷外不涉尘世的佛门弟子，也不是献给准备自尽或出家的个别人，如果仅仅是为此，那我们也大可不必发此议论。我们的这本书是献给和我一样不时或偶尔有“出世”念头的“世俗人”。那么什么是“出世”？这里说的“出世”，实际上是一种人生态度，是一种消极的逃避现实的人生态度。人生之路并不都是阳光之下的坦途，有黑暗，有荆棘，有坎坷，也有泥沼。正视现实，迎击困难，冲破黑暗，这就是积极的“入世”；逃避现实，回避现实矛盾，以求得精神上的一时或长久的解脱，这就是消极的“出世”。“逃避”是弱者的行为，是个贬义词，同代人中佼佼者的当代大学生有谁肯对自己的态度和行为冠之为“逃避”？于是，我们常常听到“超脱”的说

法。郑板桥老先生不是说“难得糊涂”吗？这“糊涂”就有点超脱的味道。不过严格地说，超脱与逃避是不同的两回事。超脱是为了更清醒地审视矛盾，更好地解决矛盾，而从遮人耳目的迷雾中跳出来，或者是主动摆脱无关宏旨的细琐矛盾的困扰；这是入世者的一种积极的行为。逃避则是对现实矛盾的一种逃遁，一种退缩。逃遁，一般地说，并不就是出家，也不是生命的自毁。但是，逃遁之路是通向佛门的；而僧人，终究还在五行中，六根难净，还是“社会的人”，彻底地摆脱“世俗”的困扰，或许就是生命的完结了。于是，死就成了逃遁之路的终点。

当然，依归教门或者选择死亡并不都是对现实的逃避。那些虔诚的教徒们，不是也积极地参与经济、文化和政治生活吗？

“出世”有时对一个过于真诚的人来说，纯然是一种感性生命的真实。相对于那些将社会视为一个巨大的功利场，并从中狗苟蝇营，争名逐利，尔虞我诈之徒来说，一个“出世”者或许还显示了他的洁身自好，孤芳自赏的善良与忠贞。也有可能，在一个人生命历程的某一个特定时期，它只有选择“出世”，否则他就有同流合污，随波逐流的困境。因此，我们必须对“出世者”进行新的价值评判。

有两种“出世者”，一为视“出世”为目的，一为视“出世”为手段。视为手段者，往往只是一种精神殉世者；视为目的者，则是精神与肉体的双重殉世。如果一个人的精神游离了肉体，这是十分痛苦的，况且这又是一个充满生命力的肉体。所以，我并不反对或者说苛求一个人的精神与肉体的暂时分离；但是，我们决不愿意看到一个人的精神与肉体的双重赴难。这无疑是人的灾难性悲剧。一个人物质意义上的消亡，这也是对人类尊严的玷污，我们谁也不愿意看到人在戕害自己。所以，我在本书中对这种“出世者”的批判或许是历史的审视。

我理解他们，所以我就必须批判他们。理解与批判之间确乎存在着一种理性的因果联系。这是为我们每一个文化人的社会实践所证明了的。批判不是人身攻击，不是非理性的全盘否定，更不是一种政治功利意义上的“打倒”。批判是一种理解，或者说是以理解为前提的。批判是一种取舍，一种选择，一种比较，也是一种价值的重新定位。批判精神是一种历史精神，理性精神、科学精神。批判者的良心又在于一种强烈的自我批判。

诚然，我在本书中对那些以“出世”为手段的人，或者说那些“被动”出世者，也表示了一

定程度的不以为然。我执著地以为，一个人的可塑性，可完善性，可生存性总是无穷无尽的。康德的目的论就是旨在创造一种新的人类生存精神，他以为一个人在众多选择中，总是要选择一个最好的目的。这无疑反映了历史的某些进步。入世有时是一种艰难的选择，艰难得如同进炼狱一般。古希伯来人尚有一种“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的无畏奉献精神，难道在现代文明观照下的中国年轻的分子就不应该具备这种精神吗？赏花弄月，吟诗作画，依红偎翠，归隐山野，野云闲鹤等等或许并无伤大雅，至少不会对社会构成反动作用，但是一个人的匹夫之责、道德精神又何在呢？我始终以为中国的知识分子充当社会的良心的角色期盼，是不移之志、不变之贞。或许，我们每一个年轻知识分子的自我意识的觉醒，已经是刻不容缓的了。

于是，我在本书中这样阐述道：

我们首先必须对自己的生存态度和生活态度有一个自我内省与反视。我在生命意义的形而上与行为选择的形而下之间徜徉，我力图将它们置于同一价值参照中进行比较分析。我试图用一种新的否定精神来批判他们的否定精神。我们的否定决不是“正、反、合”的逻辑推绎，而是一个历史与现实的重新组合、重新认知。我试图寻找